

槭奶奶的夢

槭奶奶搬家了，搬到離市區近些，離郊區遠點的地方。剛到新家，槭奶奶處處顯得陌生，感到很不自在。

「嗨！新來的！你好，我叫茄苳伯，是你的厝邊，以後有什麼要幫忙，儘量開口，免客氣。」

「茄苳伯你好，我是槭奶奶。往後還要勞煩你多幫忙。」

「免客氣，有需要我的話，說一聲就行。對啦！你從那裡來的？」

「我原本住在落英坡，那是一個很美的山頭，春天一來，漫山遍野的草原上開滿了小紅花，再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山櫻花隨風飄落，在綠毯上重生；夏天一到，高大挺拔的鳳凰木和太陽一起比賽撐火傘，看誰能把天空燒得更明亮；秋天到來，楓樹和槭樹全喝醉了，旅人也醉倒在酡紅的迷宮中，不捨離去；冬天來到，一片枯黃萎白的荒原上，嫣紅侷紫的山茶花一枝獨秀，將單調乏味的山坡點綴得生機盎然。」

槭奶奶一邊講，一邊閉著眼回想昔日風光。

「你講的所在，是夢，不是人間。」茄苳伯不太相信。

槭奶奶緩緩張開眼，笑著問：「那你呢？從那兒來？」

「我起先是住庄跤，腳邊有一間小廟，供奉土地伯公。庄仔內的人，尙愛來找我納涼飲茶，尤其是暗時，囡仔圍著大人聽講古，那時天頂的星光像拳頭姆大，嘸著聽講古的囡仔，不是去抓火金姑，就是互相踏影子。囡仔的笑聲，是我人生聽過尙嬌的聲音。」

茄苳伯一邊講，一邊耳朵抖個不停，可惜過耳的不是笑聲，是一陣陣的風聲吹過，揚起幾片落葉，悄無人聲。

茄苳伯說：「歹勢、歹勢，講這舊事，太囉嗦了。還是幫你介紹熟識另外的厝邊吧！」

「不了！我現在這樣子，實在不方便見人。」

茄苳伯看了槭奶奶一眼，只見她一頭散髮，身上還留著碰撞後大大小小的傷口，輕聲的說：「剛來都是這樣的，你免煩惱，久了就好了。」

槭奶奶低頭瞧瞧自己，不禁嘆了口氣，落腳在落英坡時，自己何嘗這樣落魄過。從小媽媽就教她要保持身體整潔，站在人前一定要表現出最好的模樣，才不會被人看輕。槭奶奶一直把媽媽的話記在心裏，總是努力讓自己的身形又高又挺，直條條的軀幹配上茂密的頭髮，再加光滑無瑕的皮膚，總是常讓來她家做客的綠繡眼說：「從沒見過比你更美的樹，簡直可以說是落英坡的『皇親國槭』了！」

想起綠繡眼的讚美，槭奶奶有點哭笑不得，自己如今這副蓬頭垢面的模樣，說自己是皇親國戚，不笑掉人家大牙才怪，可是，聽見茄苳伯說的：「久了就好了！」槭奶奶心中不禁燃起一絲希望，終有一天可以重溫往日的美好時光。

過了幾天，槭奶奶的身體好了一些，陽光點點灑落在身上，她的心情顯得格外高興，沒想到卻聽見了茄苳伯的哭聲，槭奶奶嚇了一跳，趕緊伸長了手，碰了碰茄苳伯，想問清楚發生了什麼事。只見茄苳伯一臉哀慼，原先就鬆鬆垮垮的身

子更加削瘦，看起來又衰老了好幾歲，他眼角含淚，乾癟的嘴唇微微張開，見了槭奶奶竟哽咽啜泣了起來。

「怎麼了？發生了什麼事？」槭奶奶問。

「松哥走了。」

「松哥是誰呀？」

從槭奶奶背後突然傳來一句：「松哥就是以後的我們。」，槭奶奶回頭一看，一棵彎腰駝背、滿臉皺紋的老榕樹在說話。

「都這麼大歲數的人了，哭成這樣能看嗎？」老榕樹一面搖搖頭，一面搭著茄荖伯的肩說：「松哥一定不希望看到你這樣子。」

「榕佬佬，前兩天我……我和松哥還作伙開講，沒想到伊……」

「別嘮叨了，他沒病沒痛的在睡夢中走了，也是個好造化。你別傷心了。」

「當初我來這，頭一個熟識的人就是松哥。」茄荖伯擦掉眼淚說：「如今伊先走了，我……又減一個朋友囉！」

「講起來，他也算長壽了。」榕佬佬說：「你別想太多，好好的送他一程吧！」

槭奶奶問：「松哥是多大歲數？」

茄荖伯答：「大概五十有囉！」

槭奶奶笑著說：「你開玩笑吧？別說你們兩位的年紀比他大，就連我也虛長了他幾歲啊！這樣怎稱得上是長壽呢？」

榕佬佬和茄荖伯一同搖搖頭說：「我們說他長壽，不是看他的年紀，而是看他來到這裏的時間。沒記錯的話，他住在這兒也有十個年頭了，排起來可以算是前幾名的久。」

槭奶奶又問：「不好意思，請教一下：住在這兒，平均能活多久？」

榕佬佬冷冷的說：「想這麼多幹啥？圖長生不老嗎？過一天是一天罷了！」

茄荖伯趕緊打圓場說：「要注意頭一年，頭過身就過。」

「到了這裏，十之八九都撐不過第一年。」榕佬佬說完，就閉上眼不再說話。

茄荖伯拉了拉槭奶奶悄聲說：「榕佬佬講的話，你免掛置心頭，伊沒歹意。當初伊一口灶，五、六櫬搬來這，一年過去，只餘伊一人，難免心情會受影響，你毋通跟伊計較。」

「我沒關係！」槭奶奶說：「沒想到榕佬佬的過去這麼悲慘。松哥住在那兒？我想看看他。」

「嚙遠」茄荖伯舉手向前一指說：「就在頭前！」

槭奶奶朝著茄荖伯所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見一棵形容枯槁的老松樹緊閉著雙眼，悄無聲息的站立在陰暗的樹影中，好像穿著一襲黑袍，低頭沉思著什麼，只剩幾隻松鼠在他那失去光澤的髮間，來回穿梭著，絲毫不覺有一條生命已經遠去。茄荖伯仍然一把眼淚，一把鼻涕的啜泣著，背後的榕佬佬則雙手合十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像是在為那棵老松樹祈福。槭奶奶看到眼前的情景，不禁回想起與母親分離的那一天。

那是一個細雨紛飛的四月天，雖然春天的落英坡如詩如畫，但槭奶奶無心欣

賞。槭奶奶的媽媽已經病了好一陣子，一直沒有起色，她感到陰沉的天氣，快把淚水逼出眼簾，可是她不敢哭，深怕母親擔心，加重病情。槭奶奶寸步不離的陪在媽媽身邊，一直無精打采、昏昏欲睡的媽媽突然睜開眼說：「春天到了啊！」

槭奶奶說：「對啊！媽媽你看看，外頭的景色美不勝收。」

「這樣的美景，我大概是最後一次看見了。」

「媽，你別這麼說。」

「傻孩子，生死有命，別太在意。只不過有件事……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怕這落英坡是保不住了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最近一年來落英坡的人類變多了。」

「聽說是新開了一條路，他們只是來賞賞花吧？」

「沒這麼簡單，你小的時候，遠遠的看見人類的房子，還問那些小方塊是什麼？可是等你越長越大，那些房子就越逼越近，附近幾個山頭也陸陸續續蓋了飯店、別墅。人類就像我身上的苔蘚一樣，一步一步的蔓延開來，等到你發現了，他們早已經長得到處都是。」

「該怎麼辦才好？」

「解鈴還須繫鈴人，這事我們無能為力。我睏了，你也去歇會吧！」

沒想到槭奶奶的媽媽閉上眼睛後，再也沒醒來。消息一傳開，整個落英坡大大小小、老老幼幼的樹充滿了惋惜與不捨的心情，槭奶奶的媽媽是落英坡年齡最大的樹，許多樹都是她看著長大的，她的逝去宛如是落英坡的大家長離開，即便她直挺挺的站在原地，但再也聽不到她輕聲細語叮嚀你：「起風了，多加件衣服」；再也感受不到她輕輕柔柔摸著你的頭，安慰你別哭。雨不停下著，從天上流到每棵樹的臉上，模模糊糊的眼睛不只看不清眼前那位朝夕相處的長者身影，也看不清自己的未來會如何。

「啄木鳥醫生說明了松哥的死因嗎？」槭奶奶問。

茄苳伯說：「無效！大家死的原因攏共款……」

「樹心枯死。每棵樹都一樣，無聲無息的走了，無一例外。」榕佬佬接著說。

「榕佬佬您說每棵樹……可是看來看去，也只瞧見松哥這一棵枯木，其他的在那裏？」

榕佬佬說：「你明天就知道了。」

茄苳伯看了滿臉狐疑的槭奶奶一眼，又默默的流起淚來。

「不要走、不要走……」槭奶奶被一陣急切哀求的叫聲驚醒，起初槭奶奶以為又夢見了小仲，在搬家那天，小仲就是這樣叫喊著。再仔細一聽，原來是茄苳伯的聲音，同時她也聽到不安的吵鬧聲：車子的發動聲、工人的吆喝聲、機器吊臂的轉動聲以及轟轟作響的電鋸聲。這些聲音讓她好了差不多的傷口，又開始隱隱作痛，她趕緊問：「他們要幹什麼？」

「來……清理松哥的……」茄苳伯哽咽的說。

「爲什麼不能讓松哥繼續留下來？」

「因爲要搬進來的樹多的很，不清掉死去的樹，那有空間讓他們搬進來。」榕佬佬說：「你現在住的房間，上一個房客是一棵樟樹，熬不到半年就走了。」

「您的意思是他們要清走松哥。」榕佬佬點點頭。

「人類怎可以這麼做，我們不是垃圾，更何況當初搬家時，他們答應會好好照顧我。」

「你現在還相信人類說的話，未免太天真了。他們所謂的好好照顧，就是把你擺到這裏，讓你自生自滅。」

「是啊！人的嘴花蕊蕊，毋通信到底。」

槭奶奶一言不發的看著松哥的身軀被連根拔起，放倒在地，接著幾個工人粗魯的踩在松哥身上，七手八腳的拿起電鋸，吱吱嘎嘎的切割著松哥渾圓碩大的身體。看到這裏，槭奶奶身上的傷痕疼得更厲害了，當初搬家時，工人爲了搬運方便，也是這樣修剪她的肢體與頭髮，看著自己的身體四散飄零，那種震驚與無奈的感覺，任誰也不想再重溫一次。然而，看見松哥如此被對待，槭奶奶的心裡再次充滿震驚與無奈。

松哥被送走後，只留下一個空空的大洞，又深又黑的空洞，一如槭奶奶的眼神，她一夜不眠，只靜靜的看著頭頂上漆黑的天空，那深邃的黑色像極了小仲的黑眼珠，充滿天真與好奇。

落英坡新開的道路兩旁建了許多新房子，造訪落英坡的人變得更多，槭奶奶見多了這些不速之客，也就習以爲常。稱讚她的聲音時常在她耳邊響起，久而久之，一聽見腳步聲，槭奶奶就立刻閉上眼睛裝睡，反正聽來聽去都差不多：「這棵樹長得好美！」、「從沒看過長得這麼直挺的大樹！」、「看看這棵樹的枝葉長得多麼茂密！」諸如此類的話，槭奶奶一天總要聽上好幾回。

「爸比，我一百個愛這棵樹。」

聽到這句與眾不同的話，槭奶奶忍不住睜開眼睛，一個小男孩抬著頭看著她，一雙油亮黑溜的小眼睛，骨碌骨碌的不停地盯著她看，槭奶奶一眼就喜歡上這個男孩。

「小仲，你爲什麼愛這棵樹？」

「我看就知道她是一棵好樹。」

「那好，下次再找時間來看她，好不好？」

「不行下次，明天還要來。」

「好好好……真是拿你沒辦法。」

父子兩人一大一小的身影漸漸走遠，小仲一邊走，一邊頻頻回頭，伸出小手向槭奶奶道再見，夕陽餘暉照映下，小仲隱隱約約看見，那棵他一百個愛的樹，也露出淺淺的微笑，輕輕揮著手，跟他說再見。

從此之後，小仲一有空就會纏著爸爸帶他去看槭奶奶，有時他會拿著小小的澆水器說：「來，乖乖喝水」；有時則把爸爸推到一邊，自己和槭奶奶說說話；有時會唱一首歌、跳一小段舞；有時什麼也不做，靜靜的待在樹蔭下，任風吹撫著

頭髮，微笑看著槭奶奶。若遇到颶風下雨，小仲還會固執的說要去看樹，爸爸扭不過小仲，只好穿上雨衣、撐起小傘，陪著小仲緩緩走到槭奶奶身邊，小仲慢慢的摸著槭奶奶的身體，輕聲的說：「要穿多一點喔！」說完後，才甘心回家。媽媽問說：「是一棵怎樣的樹啊？怎麼小仲迷成這樣？」爸爸回答：「不過是一棵長得高大的槭樹吧了！」他們看著熟睡的小仲，無可奈何的搖搖頭。

如往常小仲要去看槭奶奶，到了落英坡，才發現冰冷堅硬的鐵皮圍籬團團圍住四周，看不見槭奶奶，小仲急得哭了，爸爸問工作人員，才知道一個財團買下了落英坡，準備蓋高級休閒度假村。

小仲問：「那我一百個愛的樹呢？」

「別擔心，老樹全會搬到老樹公園安置，他們會好好照顧他。」

「那其他的樹呢？」

「這……爸比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「不行，我要去看、我要去看……」

「小仲，那邊很危險，我們先回家。」小仲掙脫爸爸的手，小跑步到了圍籬邊哭喊著：「不要走、不要走……」

槭奶奶聽見了小仲的聲音，卻無能為力，被粗麻繩緊緊網綁的她只能在貨車上，目送著落英坡越來越遠、越來越小，就像夕陽西下，漸漸的沉沒在她的視線之外，一夕之間她失去了家園，也失去了一個愛她的小朋友。

一夜不曾闔眼的槭奶奶看著太陽冉冉升起，一把揭去夜幕，大地一片光明，可是老樹公園裏一片靜寂。老樹們注視著松哥留下的空洞，心想終有一日他們也會默默的死去，連根拔起後又全無痕跡的消失，只能靜待下一棵老樹來填補他們遺留的空缺。

他們沒等太久，傍晚時分一棵睡眼惺忪，哈欠連連的老雨豆樹搬進了松哥的位置。看著新同伴呼呼大睡，整個老樹公園瀰漫著濃濃睡意，每棵老樹全隨著老雨豆樹一起進入夢鄉。

「大伙該起床囉！太陽都爬到頭頂了！」槭奶奶被突如其來的叫喊聲吵醒，她揉揉眼睛，想看看是那個冒失鬼吵人清夢。原來是剛搬來的雨豆樹在說話：「我先自我介紹，我是雨豆樹，認識我的人叫我豆老。最大的嗜好是睡覺……」

「愛睡覺有什麼好炫耀的。」「新來的這麼有精神？」「以後別再鬼吼鬼叫。」幾棵老樹開始嘀咕起來。

豆老裝做沒聽到，繼續說：「我知道大家昨晚都做了不太好受的夢。」

聽到這裏，原先低聲抱怨的老樹全閉上了嘴，大家心中浮現了同樣的問題：「他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又叫：『會睡覺的樹』，每當我進入睡眠狀態，就能進去別人的夢境。你們昨夜的夢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」

榕姥姥說：「既然你看到我們的夢，應該知道被送來這裏會有什麼下場。」

「無人聞問，只能日夜思念以前的日子，最後寂寞的死去，真是很糟的結局。不過，在我老家有這樣的傳說：只要能在夢境中看見一顆星星，朝向星星走去，

就能找到最珍貴的寶藏。」

聽到豆老這樣說，老樹們黯淡的眼神重新燃起光芒。

「但是大家的夢一片漆黑，也因為夠暗我才能看見傳說中的星星，雖然很小，不過很亮。」

「真的嗎？那你看到了什麼？」

「我走到小星星前面，才發現那是一扇窗戶，我探出頭一看，一個小男孩高高興興的拿著小澆水器，在一個美得不像話的山頭上，對著一棵大樹澆水、說話……」

「他的容顏天真無邪，有如純潔天使；他的笑容燦爛生輝，有如溫煦陽光；他的眼睛黑白分明，有如清澈湖水。」槭奶奶接著說：「這是我的夢。」

豆老點點頭說：「只有兩個人的夢境相同，星星才會出現。你深深想著他，他也深深想著你，你們是彼此的寶藏。」

槭奶奶說：「謝謝你，讓我知道小仲還想著我。」

豆老說：「不用客氣，想和他說說話嗎？」

「可以嗎？」

「只要星星再度升起，我可以把你的聲音帶進小仲的夢。」

小仲又來到落英坡，他一邊觸摸著槭奶奶的身體，一邊說：「我好想你。」

「我也好想你」

小仲聽到槭奶奶的聲音，驚訝的抬起頭，原先平滑無痕的樹幹中間，慢慢的浮現出一張慈祥和藹的臉。

「你回來了。」

「謝謝你一直想著我，但是我不希望你的夢裡只有我。你的夢應該要有更多顏色，充滿更多事情，遇見更多不同的人物。你要繼續向前走，我永遠記得你。」

「不要走、不要走……」小仲從夢中驚醒，他的爸媽抱著他，安慰他：「不怕、不怕，只是夢而已。」小仲傷心的哭著，他知道再也見不著槭奶奶，可是小仲懂得槭奶奶的意思，不管走得多遠，槭奶奶會一直守護他。

茄荳伯問：「按哪甘好？你的思念這呢深，講斷就斷，足無彩。」

榕姥姥擦擦眼淚說：「我們身在這裏，誰不想受人關心，你居然捨得放棄，令人佩服。」

槭奶奶說：「我只是覺得這樣做，對他比較好。」

豆老說：「我相信不管相隔多遠，只要一想到對方，你們的心頭一定會感到暖呼呼的。」

茄荳伯說：「毋知何時嘛有一粒星會出現置我的夢？」

槭奶奶說：「你有啊！你忘了在那些星星像拳頭大的晚上，你聽見世上最美的聲音？」

「對、對，我想起來囉！」

榕姥姥說：「我也要繼續向前走，說不定以前的老朋友常夢見我，我也好想和他們敘敘舊。」

豆老伸伸懶腰說：「天色不早，我們一起做夢去。」

老雨豆樹羽毛般的葉片緩緩低垂闔起，看上去就像成千上百的小手正在合掌祈禱，老樹公園的所有樹木也慢慢的閉上眼睛進入夢鄉，豆老在心中暗自許願，希望待會在夢中能看到數不清的星星升起，一顆、二顆、三顆……